

運 油 船

克雷莫夫著 油船德資特號通本

顏浩改寫

中原新華書店印行

書號：0638

反對美帝侵略亞洲

朝鮮人民爲祖國統一而鬥爭

編輯者 新華時事叢刊社

發行者 新華書店

印刷者 中和印書館
(漢口江漢一路二六號)

一九五〇年八月中南第一版

1—5,000 (漢) 基本定價(乙)4.10
(根據北京一九五〇年七月初版版本重印)

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時候，蘇聯裏海輪船公司，有一隻著名的運油船——德賓特號。這隻船，是這裏斯泰哈諾夫運動中，鼎鼎大名的一隻船。其他的船頂快的一點鐘走十二哩，它一點鐘却要走十四哩半，完成了運輸任務的百分之一百二十。報上經常有他們的新聞；據說，四十五個船員的相片都上過報了。十一月底，有隻運油船失火，他們冒險把火海裏的船員救出之後就更出名了。

可是，不瞞你說，這隻船本來是人人看不起的哩！公司裏對它沒信心，碼頭上的人誰也不拿正眼看它，同行的船遇着它都不打招呼。就是本船上的人吧，也不想幹下去，譬如有兩個青年團員，就算過要想辦法調到撈船隊去，覺得留在這隻船上怪沒出息。

那麼，爲什麼後來它又超過了運輸任務？居然成了鼎鼎大名的斯泰哈諾夫運動者，這是怎麼轉變的呢？

要知道這故事，我們得從頭說起。

目次

司令官	一
烏合之徒	一〇
號召	一八
斯泰哈諾夫航行	二七
風	三八
車臣島	四五
尾聲	五六

在這個轉變過程裏，有個重要的人，名叫巴梭夫，我們就先講他吧！

巴梭夫年紀不到三十，早先是海船上的摩托手。因為工作成績好，肯研究，上級培養他，調他到技術學校學習，畢業後，就把他派到裏海石油港的造船廠當技師。這個人一股熱情，在學校上熱力機械學的課，或是講機器零件的時候，他一個字也不放鬆。到廠裏做起工作來勁頭十足，誰也賽不過他。他為人最大的特點，是無論對什麼事，都要想辦法把它再推進一步，再弄得更好一點，再改善一下；比如說，他看見工人在機台上削活塞環，就想如果機台上裝兩把削刀，一定快得多，還省材料。看見電氣工人在鑄膠皮線管，又覺得可以想辦法，做得更快更簡單。而且信心很高，敢負責任，認為在共產黨領導下邊，無產階級什麼都能創造。和那種死抱着舊經驗，舊方法的人，一看見工人開動腦筋想新辦法，就嚇慌了的那些人完全不一樣。所以他和官僚主義者們就頂合不來了。但是工廠裏的工程師技師，還有些職員，都不喜歡他，提到他，就擠眉弄眼的譏笑他：「充英雄，」「巴結上邊，」「無非是想得獎，多弄幾個錢。」「毛頭小伙子！」總之，沒有好話吧了。擁護他的也有，——那些都是年青的工人，和工人裏邊的積極份子。

他的工作的確不大容易做，同他一齊工作的人不了解他，不喜歡他。到廠裏之後，碰過不少釘子，甚至愛人也埋怨起他來。這些問題我們聽聽他的故事，就知道了。

且說在那年冬天的時候，港口凍上了，先先後後，有將近十隻船泊在船塢裏修理，廠裏各部門都

加工，機器聲日夜不停，分三班輪流工作。這些船的船長、技師、大副、二副……，一個接一個的到廠裏來看，爭着把疲倦透了的工程師拉到旁邊，敬他們香烟，個個表示希望自己的船提前修好，工作實在緊張，人累壞了也幹不完，偏巧總工程師倪邁又病了。那天巴梭夫帶的一組人，到隻大油船上修發動機，足足等了兩個鐘頭，才看見總工程師拄着手杖，過跳板時十分吃力，爬上甲板，便靠住欄杆只是喘氣。

巴梭夫朝他臉上望望，一看氣色不正，嘴唇發白，就開口道：「你病了，不能做事，怎麼辦呢？」少停了一會，下決心說：「我負責交貨。錯不了，你歇歇去吧！」

倪邁一驚，攔着說：「你有把握嗎？別弄糟了，這不是好玩的，你幹這工作才多少時候。」話這麼說，人可實在支持不住，遲疑了半天，歎口氣，勉強道：「你幹吧……。」說罷就走了。巴梭夫得他允許，立刻把人帶下機器房，連忙動手。趁裝置工人卸壞零件的時候，他又跑到旁邊一條船上，去找那邊的修理組長布朗尼，告訴他倪邁病了，勸他也自己動手修理。布朗尼聽了，搖手道：「你瘋了，沒有工程師，我能幹什麼？」

巴梭夫忍不住說：「修理工作不能停。你學的東西，還想留到那一年用？反正到時就得交貨，快動毛吧！」說着就奔回大船上去，回頭看看，布朗尼信了他話，正在跑來跑去召集人。

幹是幹起來了，可惜廠裏還有官僚主義者呢。損壞的零件拆下來，巴梭夫急急忙忙跑到技術部，偏找不到繪圖的人。半路上把技術部主任擋住講理，技術部主任把手一擺，肩一聳，怒道：「沒有人，沒有就是沒有。話說完了！」

巴梭夫也聳聳肩，說：「好吧！給我紙，我自己畫，修理總不能停。」

他挾着紙回到船上，布朗尼也怒沖沖的回來了，他也找不到人繪圖。

巴梭夫正在用圖釘釘繪圖紙，心裏慌，嘴上硬道：「自己畫吧！」

布朗尼狠狠的道：「自己畫，自己畫，你瘋了？看你能的，照這麼幹法，真要跟着你上報了。」巴梭夫到底把他說服，兩個人一齊工作到夜深。做完活，出得倉來，只見天黑極了，岸上的工廠，一排排窗子燈火輝煌，隱約聽得到機器轟隆隆的響。布朗尼雖說是跟着繪了圖，心裏還害怕出岔子，自己要倒霉，想想又一把抓住巴梭夫的手說：「算了吧，別拿去吧，闖出禍來怎麼辦？」

巴梭夫笑道：「膽子大一點，沒學過嗎？錯不了。」一邊說一邊就拖着他走，到場裏把圖樣交了。

過兩天，零件做好，巴梭夫帶了工人下手裝置起來。他親自檢查所有的零件，弄得一身油汗，按新的方法安排了工人，結果安接運杆只費了十分鐘。安第三個活塞八分鐘就弄好了。倪邁來看過兩次，先是不放心零件，怕他們弄錯，出毛病。第二次來把巴梭夫誇了一陣，但是，沒看出裝置工作比平常快得多。巴梭夫正想把自己的新經驗報告給他，倪邁却匆匆忙忙走了。

巴梭夫常常覺得，大家不熱心改進工作方法，有時還要反對。一種工作，積年累月做下來，誰也想不到要變一變。你提提意見，就有人冷笑了：「想做發明家了，也不想想胎毛還沒乾呢！」比如旋削工人艾巴特想出了新辦法，把以前要做六小時的活塞，現在只消兩個半鐘頭，就做好了。可是機匠不准他用新辦法，罵他會把刨床弄壞。巴梭夫向倪邁建議採用，工程師也不同意，布朗尼在旁邊冷言冷語，叫他去翻翻書，說：「書上都說過，該怎麼作的。」巴梭夫批評他們，不放手發揮工人的才能，不相信羣衆的創造。倪邁臉紅起來，和他嚷了一陣。巴梭夫看看談不出結果，心想，只有等等找黨的負責人來解決了。

二

正月，一天裏來了十隻船要修理，開生產會議的時候，吵得很厲害，倪邁說，一定要分一半給別

的修理廠，整個冬天各部門天天加工，老是日夜工作，已經支持不住了。許多工程師、技師聽了，都鬆了一口氣，心裏哼道：「覺悟了。經理瞪着眼睛，忽然喊起來道：『總工程師都這樣想，怪不得廠裏情緒不高，非打擊這種胡說不可！』」

倪邁手插在腰裏，狠狠的回答：「我的話有根據。你光下命令容易得很……」

大家都不響。

只有巴梭夫高聲叫道：「佈置緊急工作吧，說些空話幹什麼？」

領導上堅持要完成任務，結果到正月底，油船全修好了。積極份子大會上，倪邁把原先自己反對的事，全拋在腦後，在會上反大吹大擂起來，把這次的突擊成績，誇得天花亂墜。臨到巴梭夫講話時候，他又提到工人創造的新方法，廠裏沒有採用，其實還可做得更快，把平常的工作改進一下，速度加快，機器能力全部發揮出來。以後根本就不用着什麼像這次的緊急工作了。一時衝動，又說了幾句得罪人的話。結果工程師和職員裏有些人對他更不滿了。當時會場上幾乎就叫他好看。他回到家裏，覺得自己很孤單，他愛人牟霞（電台的收發）也不了解他，勸他道：「別這樣幹吧？你不開新花樣不成嗎？那些工程師，誰不是老資格，你冒犯他們有什麼好處？別人都不像你，還不是照樣得獎。偏你跟人家攪不好，就什麼也撈不到。你不睡覺趕夜工，又有那個知道了？到處找毛病幹什麼？我看你這人，真古怪！」巴梭夫聽了她這番話。覺得誰都不了解他，更是悶悶不樂。

這事過後不久，就要化凍開航了。這時造船廠停了好幾隻新的摩托船，都是一模一樣的運油船，裝着蘇聯出品的，一千四百馬力的狄塞爾式推進機。可是布朗尼負責調整「德賓特號」的機器，總共只能開一千四馬力，開會時候，布朗尼抱來了一疊厚厚的書，抽出一本指給大家看道：

「裏面寫着的，說得明明白白，海船上的發動機，普通都只有設計馬力的百分之七十，最多百分之七十五，沒法再多了。根據一翻出來，會上的人都安了心。覺得並不是自己工作不行，於是高興起

來，大家點頭稱是。所以第二隻油船調整過後，也是一千馬力，大家都表示很滿意。忽然間由巴梭夫負責的第三隻油船加馬利號，却出人意外竟然達到了一千三百八十四馬力，巴梭夫馬上報告了總工程師，並且提議叫別的船開回港，重新調整一下。消息傳開，場裏就哄動起來了。經理立刻找布朗尼去談話，布朗尼一路走，一邊想着替自己辯護的理由；一邊抱怨巴梭夫，自己想往上爬，想加薪也罷了，可偏要想法把別人壓下去，要別人的好看幹嗎。走到經理面前就支支吾吾的說：「這沒什麼奇怪，發動機馬力不同。又要這麼，急急忙忙的交貨，……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經理拍着桌子道：「你這不是欺騙公司嗎？看看巴梭夫的報告，一樣的船，為什麼巴梭夫負責的，就能有那樣高的馬力！你說，你說！」布朗尼低了頭。

倪邁湊上前去，和經理賤咕道：「巴梭夫這人有毛病的，不要只聽他片面的話。」

經理沉吟道：「……算了吧，德賓特號不用開回來了，就在船上再修理吧！……但是要派個技師去，倪邁你看誰去好呢？」布朗尼一驚，就想趕快溜了，生怕經理就派了他去，心裏連忙準備理由推辭：「沒有實際經驗」，或者說：「有肺病，神經衰弱」，再不然就說：「母親年紀大，又常害病。……正在低着頭盤算，却聽倪邁氣憤憤的說：「那裏派得出人來呢？只好派個黨員吧，叫巴梭夫去好了。」經理點點頭，布朗尼本來已經偷偷的溜到了門跟前，這時就立刻挺起胸來，精神抖擻的走了出去。

巴梭夫才接到調動命令時，不大痛快，心想要不是自己和總工程師關係不好，大概不會把自己推出去的。一個人在家裏，想來想去心裏不服：油船發動機達到設計馬力，不是容易的，努力的結果，反倒是把人調開到船上去。他們死抱着過去的標準，光景都不願意別人創造新紀錄。看看半霞洗了衣服，靜默的坐到窗子跟前，也不點燈。巴梭夫知道她不痛快，覺得應該安慰她，就說：「總得有人在船上工作，不是我就是別人，把德賓特機器房交給了我，也是個重要工作。」同時就立起身去拍拍

辛霞的肩膀。

不料辛霞抬起頭來，滿臉是淚，抽抽噎噎的訴苦道：「……你這人倒霉透了。你一天忙到晚的工，忙的像趕什麼似的。又是開會，又是上課，……到家就蒙頭大睡，……你弄得大家反對你，把你打發走。你知道也好，偏偏你還得意，你怎麼這樣優！……」

巴梭夫聽了難過得大叫道：「你囉囉的什麼廢話，把我打發走，有什麼了不起。工廠有些地方，確實作得不好，我想它作更好些，難不成錯了。工廠裏只看到舊標準，不知道標準是人定的，可以變的……」

辛霞傷心的望了他，說：「不談了吧？你上了船，以後見面時間不多了，你別生氣。……你還不知他們往船上派了些什麼人呢？這些水手都是送給人也不要的……」

巴梭夫對女人嘆了一口氣，心事悶得很，有話沒處說，在房裏轉了一會，突然回身跑出去，一個人在海邊溜達了大半夜。第二天天剛亮，就帶了簡單的行李上船去了。

III

船上的幹部確實不太全。

船長名叫顧德甫，是個老海員，沙皇時代就是船長了。在裏海輪船公司統計課，已經工作了十五年。就是說，長久都不幹船上的勾當了。人早已顯得老相，不愛動，這幾年來，性子越來越軟弱，自己拿不穩主意，遇事怕負責。覺得統計課光光亮亮的大辦公室挺合適，八個鐘頭幹完，回家和年青的老婆，娜姐羅一起喝喝茶，真是再舒服也沒有了。他也不慣這些新式的運油船，起錨搬舵都用電力，不用蒸氣。消防設備，不是水龍，却是炭酸瓦斯，……什麼都跟他以前駕駛的船不一樣了。

他還有一樁心病，不敢說出來。——一九二〇年時候，紅軍打到奧得薩，白黨把他的船扣住，派

了差，準備撤退。船員開會商量，都主張拒絕裝運，技師葛里偉臉色發白，慢吞吞一字一句的說道：「我不運，要打死，打死算了，他們是些什麼東西，算人嗎？在城裏又是搶，又是姦污女人，我有良心，我不主張運。」

顧德甫勸道：「小聲點，葛里偉，雞蛋能抗過石頭嗎？拒絕運，非把我們打死不可……」

葛里偉沙着嗓子道：「把水門一開，大家上岸，不就完了。……我說，大家齊心，今天晚上幹。」

顧德甫一看大家都氣虎虎的，就裝做同意說：「好吧，好吧。」

天剛晚，街上擠滿了白黨的軍隊，亂七八糟，都趕着往碼頭走，他也擠上船，船員立刻把他圍住，叫他下命令。顧德甫禁不住兩腿發抖，唧噥道：「鬧什麼……等一等……我們究竟運不運呢？……」

船員們一氣，不等命令，都自動的下船了，顧德甫也不敢攔，忽然想到不好，趕快把帽子抓下來，把船長帽花拼命撕掉。剛把帽花丟在海裏，一個白黨軍官一把抓住他衣領，喝道：「船長，你要負責不准船員開小差。」

顧德甫把頭縮住，半吞半吐道：「我不是船長，我什麼都不懂。」

「混蛋」軍官罵了一聲，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上，伸手就掏手槍。顧德甫連忙抱住他的腿，哀哀求饒，那軍官吼道「船長呢？」顧德甫順手指着葛里偉他們的去向，說：「在那裏……他在那裏」。軍官放了他就去追人，他偷偷的下丁船，走幾十步，就聽得背後一排槍聲。……

從此，他把這事埋在心裏，連老婆都不告訴。

這天，郭經理喊他去，他不禁一愕：莫非給他們發現了吧！去的時候一直在擔心，經理詳細問過他的歷史之後，就說：「你不必再到統計課了。」顧德甫心往下一沉，心裏說：「來了，免職了。」

却又聽經理站起來說道：「船長，德賓特號油船就要出廠了，老練的船長不多，你來擔任吧。」

顧德甫吃吃的道：「我還是留在公司吧！我的年紀……」看看經理有點不高興，怕他不滿意，不由自主的問道：「德賓特載重多少？」

經理笑道：「八千噸，你嫌少嗎？」

顧德甫又不由自主的說，「不是嫌少，總應該知道一下。」

經理快活了，說道：「同意了？好，希望你工作順利，船長！」

顧德甫揩着汗退出來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完了，安靜的生活算完了。」

過兩天，他也上了船，但是，一點興趣也沒有，總覺得是給人逼上來的。這個人，就算是德賓特號的一船之主了。

四

此外，船上還有兩個人，一個是壞定了的，一個是現在不大妙，將來可以好的，這兩人在我們的故事裏也很重要，這裏也要先介紹一下。

一個壞的叫賈次基，新任的大副。年紀不小了，一九〇六年在沙皇海軍學校畢業以後，在克羅斯達砲台服役，斯維堡軍艦暴動後，砲台裏的水兵準備響應。賈次基原先也跟着嚷些革命的口號，看看真幹起來了就怕起來，想到大路上的咖啡店、酒館、花枝招展的女人，一樣都捨不得丟下；想到絞死、槍斃、監獄這些字眼，渾身的毛髮都豎了起來。就偷偷的告密了，結果沙皇軍隊什麼都準備好，暴動的人才發動，就給包圍，繳械，架了機關槍掃。死屍用小火輪整船整船的裝出去。十月革命後就混來混去，因為有技術，也做了些工作，但是一點沒有進步。還是喝酒、追女人、吹牛，……。這次也到德賓特號來了，對上面交代的任務，一概沒放在心上，只是想，要在船上選一個好房間，生

活舒服一點。

一個將來變好的叫顧賽因，身強力壯，是個摩托手。本來是青年團員，可是生性好強，脾氣又急躁，衝動起來，自己管不住自己。一個工作幹不了兩三個月，就要出事，比方說在船上工作吧，他因為成天摸弄機器，能用，就是不懂理論，很想跟技師學習，一向技師請教，技師偏嫌麻煩，吩咐他別多嘴，作就是了。顧賽因不服氣，覺得他不肯把知識傳給人，自己留着當寶貝，不肯助別人提高，不多快極了，就和他罵一架。吵過架還是出不了氣，憋得心裏難過，就溜上岸喝酒，想借酒銷愁，可是一喝便醉，醉了就打人，摔東西。於是船上開大會鬥爭，開除團籍，撤消工作……

幹部科派他到德賓特號來，希望他到了新工作崗位之後，可以改正自己的錯誤。顧賽因答應了，但是缺少信心，而且總覺得自己是一「蓋過戳」了，在人裏面裏，再不算好工人了。

這兩個湊巧同火車到港口，路上顧賽因認識了一個工業學校的女學生仁妮，兩個人很談得來。賈次基想和她吊膀子，把仁妮逼得哭了。顧賽因看見，就要揍他，給仁妮拉住了，兩人結果沒打起來，也沒認識，彼此都不知道是到同一條船上去的。

火車跑了個通宵，天亮，一好一壞，兩人同時上了德賓特號。

鳥合之徒

一

德賓特號開始運油了，但是航行才幾次，就落了後，來回總要超過規定時間，上貨也比別人慢，眼看規定的運輸任務不能完成，船員的情緒都很消沉。在這船上看去什麼都不起勁，就是船邊嘩嘩響着的綠水和雪白的浪花，也顯得懶洋洋的往後退。

顧賽因一個人蹲在艙口，嘴裏啣着紙烟，他苦惱得很，想要求調動，離開這條船。但是找不出理由，裝病、打架都不是好辦法；也沒人可以商量。船上大家都不接近，頭幾次航行的時候，他同全體船員都認識了，請他們抽烟、玩牌，但是沒有一個人真正談得來。水手長杜嘉洛成天到晚的忙來忙去，不高興跟人說話。二副亞良丁愛跳舞，老關着房門開留聲機，顧賽因有一次想跟他談談自己以前的事，才說開頭，恰巧女事務員魏拉走過去，亞良丁就開起玩笑來，顧賽因只好不談了。

船上有五個青年團員，兩個是電氣技師，一個無線電員，一個摩托手，還有一個是技師的助手。都是復員的紅海軍。他們愛守紀律，愛乾淨，負責任。五個人團結得很好，但是不和別人接近，顧賽因很喜歡他們，希望能常跟他們談談，但是青年團員不高興他。有一次，主任電氣技師柯德尼詳細的問他過去醉酒鬧事的情形，一邊聽着，臉上就現出討厭他的神氣，好像他是什麼髒透了的東西似的。聽顧賽因說完，板着臉下結論道：「工作裏好好表現吧，不過，青年團不能再收你了。」說完，就站起走開。顧賽因當時差得只恨沒有地縫鑽下去，從此也就避開他們了。

其他的人，更不用談。船長躲在艙裏，不大出來，總是捧着一本厚書在看，看一會，用手帕擦擦

脖子，唉聲嘆氣的皺着眉頭。大副賈次基也躲在房間裏，關着百葉窗，扣住門，嘴裏老是噴着酒氣，對顧襄因正眼都不看一下。賈次基表面和船長親熱的很，船照例遲到，船長照例發怒的時候，他就拉住船長的手，甜聲蜜語勸道：「不要緊，顧船長，一時半點的航誤沒關係，聽他們喊去，怕什麼？」可是只要等一會，賈次基却跑下來，拉着亞良丁噤咕道：「無線電來了，罵了老頭子一頓，這個老頭子又懶，又膽小，沒有魄力。等會鬧了禍，你瞧着吧，一定推在我們身上。」

這些事顧襄因都看在眼裏，越來越不滿，覺得船上半點友愛團結的精神都沒有。光景不到凍港，這一羣都要跑掉，不幹了。

別人不好都還是小事，顧襄因認為最倒霉的，是碰到個頂合不來的頂頭上司。他覺得巴梭夫比賈次基、亞良丁都壞，船上四十五個人，個個都比他好。巴梭夫值班的時候，就像個鐵人似的站在機器跟前，沒說沒笑，臉上好像永遠在害牙痛，眼白經常熬得通紅。那個要是誤班了，巴梭夫就不客氣的說：「睡够了嗎？不够再回去睡。沒有你也幹得了。」一點不給人留情面。顧襄因知道他以前也是摩托手，更不滿意，心裏想：「還是黨員呢，專門壓迫人。」

其實他自己向來不誤班，巴梭夫也沒批評過他，但是他總覺得不對勁，看不慣。覺得主任技師太喜歡說大話。巴梭夫常常站在機器跟前呆看，看了半天，突然對周圍的人說：「你們看，左發動機只轉一百〇三次，右發動機也只有一百〇五，我相信，費功夫修理一下，兩個都能轉一百一十次，那速度就快多了。」

顧襄因就頂他一句：「主任技師同志，真容易嗎？要是下手就成，你為什麼不動手呢？」說着得意起來。不料巴梭夫一點沒注意他的話裏有話，却平心靜氣的對他說：

「我一個人一點辦法也沒有，大家一齊來，一定會成功。」說了望住他道：「工程師住在岸上，我們可是住在船上，什麼都看得到。你們比我還要明白。這不是：第一，噴霧器塞住了，第二，這樣

一來，燃料到汽缸裏送得不平均，活塞環不中用，壓力不夠了。……這難道修不好嗎？對不對？」顧賽因以為技師要和他細談一下了，沒想到他說完就低頭走了。顧賽因不由得又氣上心來，低聲咒道：「死畜牲。」

他又看到，船上的人，都不喜歡技師。船長怕他，因為他常常建議，這樣那樣可以做得更快，以為巴梭夫實際是在監視他的工作，找他的缺點。

船上就是這種情況，巴梭夫偏看不到，時時都在打算把工作做好。顧賽因覺得他真傻極了，這種烏合之徒，能幹出什麼好事來？他自己情緒壞極了，打定主意不多問事，反正自己有過黑點，是人人看不起的，管些閒事幹什麼；摩托手偷懶，水手在甲板上抽煙，油船不能完成任務；都由他去吧！讓技師發愁好了，青年團員去開會好了，五個人去表決好了！看他們有什麼好辦法？

二

青年團員本身呢？也沒有信心，動搖了。

有一天，下雨，船又遲到，無線電員馬加洛夫坐在發報機跟前，叫了一遍又一遍，駁船總歸不來。柯德尼走進來問道：「剛剛接通嗎？」無線電員點點頭。

柯德尼道：「要是我的話，這些人全把他開除了，船長、大副、二副、……岸上這些混蛋，全部開除，另換新的！」

馬加洛夫道：「媽的！回電說：加馬利號把我們的駁船帶去了。」

柯德尼道：「這些算什麼人，簡直都是神經病，亂攪一氣。我們成了大家的笑話了，什麼獎也別想了！」

馬加洛夫道：「誰說不是，我足足喊了半個鐘頭，賣力氣有什麼用？有誰看見你的工作了？一個

月少還五十萬噸渾的貨，我們有什麼辦法？……昨天，壓艙水都沒抽出來，就裝油了，你看這糟糕到什麼程度！」

柯德尼道：「簡直糟透了！副指導員人是不错，簡直想自己去上貨呢。就是可惜不懂船上的事，不敢干涉船長。又是肺病病得要死。」

馬加洛夫突然低聲道：「走吧，想法調動，我們都到撈船隊去吧！」

柯德尼也小聲道：「不讓走的，我們不能比非黨員先要求走。」

馬加洛夫道：「到那兒不是黨的工作？別的不怕，就怕不給介紹信。」

柯德尼想到原則問題，覺得應該反對他不正確的意見，但是自己也想走。沉吟道：「別瞎說了，……通過區黨部試試看……一定不讓走。」

馬加洛夫道：「瞎說！我倒要看看，那個能強迫我留下。」

柯德尼道：「總不能開小差。也許，還能改善呢？撈船隊你打聽一下好了，準備萬一。」正說着，忽然艙外有脚步声，兩人一驚，偷看是巴梭夫過去了。怕有人聽見，兩個就沒有再談下去。

巴梭夫也是悶悶不樂，好容易聽說駁船來了，就跑到甲板去看。走到船橋上，碰到水手長杜嘉洛也在那裏。

水手長說：「這海真不行，要乾了。以前水很深，現在，過了海豹州，吃水二十尺的船就得當心了。」

巴梭夫道：「不要緊，馬上我們把海底一挖，油船就能靠近碼頭的了。」

杜嘉洛在鬍子裏冷笑一聲，表示不贊成，說道：「你是無所不能，什麼都容易。多少有學問的人，把心血想乾了都沒辦法。這是砂淤起來的，知道吧，挖有什麼用？」

巴梭夫沒和他爭。他到了船上，就看出沒有一個同情他的人。工廠裏總算還有不少工人，相信他